

I LOVE YOU



# 笑容依旧



日光生◎著

恍惚中，似曾相识的微笑，他周身一紧。在心里某一个特殊的角落，对面的她，正将我们不曾相见又无法联络时发生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LOVE YOUR SMILE

LOVE YOUR SMILE



彩虹堂



全世爱  
ALL ABOUT LOVE  
纯爱系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七公子 安宁 首度联袂推荐

晋江人气小天后暖爱第一季

谢绝耀眼光环的辐射

橘色日光生用真诚讲述小幸福大道理

中国图书馆书号(CIP)数据

ISBN 7-238-0907-9  
I. 笑... II. 日光生著 III.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图书馆书号(CIP)数据(2009)第100822号



日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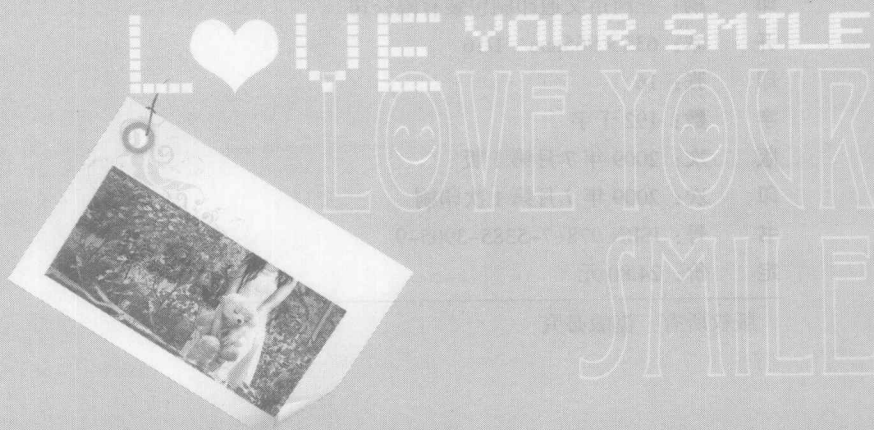
笑容依旧



# 笑容依旧

日光生◎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容依旧 / 日光生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385-3905-9

I. 笑… II. 日…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0655 号

笑容依旧

日光生

作 者: 日光生

责任编辑: 张晓峰 于德北

特约策划: 梁 佳

特约编辑: 梁 佳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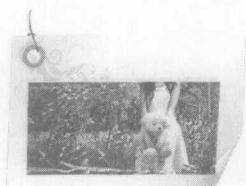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905-9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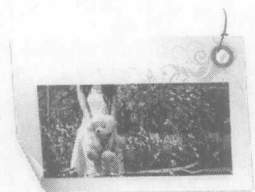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 [目录 002]

- 134 第十七章·过年
- 140 第十八章·千寻
- 147 第十九章·情依
- 153 第二十章·痛心
- 161 第二十一章·大智
- 168 第二十二章·解铃
- 174 第二十三章·释然
- 183 第二十四章·见招
- 191 第二十五章·思可
- 198 第二十六章·迷情
- 204 第二十七章·剥离
- 213 第二十八章·求婚
- 221 第二十九章·事故
- 231 第三十章·尾声
- 236 番外一·你是那个找到我的人
- 245 番外二·几宗著名及非著名事件

c o n t e n t s



001 目录

|     |         |
|-----|---------|
| 001 | 第一章·重逢  |
| 009 | 第二章·初识  |
| 017 | 第三章·生病  |
| 024 | 第四章·过往  |
| 032 | 第五章·乌龙  |
| 040 | 第六章·情动  |
| 049 | 第七章·旧时  |
| 057 | 第八章·十字  |
| 066 | 第九章·别扭  |
| 075 | 第十章·试探  |
| 084 | 第十一章·伤疤 |
| 091 | 第十二章·心动 |
| 099 | 第十三章·兰花 |
| 108 | 第十四章·微澜 |
| 116 | 第十五章·聚餐 |
| 124 | 第十六章·交心 |



LOVE YOUR SMILE

第一章 · 重逢



余清修再遇姜非浅是在双年展上。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遇到她。姜非浅挽着别人的胳膊，在那里低头巧笑。尤记第一次见到她的笑时，脑子里来来回回的都是那句“倾城巧笑如花面”。几年不见，她的笑容还是那般好看，好看到周围的任何颜色都失了光彩，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他绽放而已。他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四年的时间以什么都忘了的，可是这样看来，什么都忘了的恐怕不是他，而是他应该忘了却仍放在心上的那个人。说最毒不过妇人心，其实最狠也是妇人心吧。他的伤疤麻木了四年，在看到她微笑的瞬间，忽然疼痛达到极致。

此时转身躲是躲得过的，只是为何要躲，他巴不得去看看姜非浅

的冷情究竟练到了什么境界，很想知道她到底会是何种表情面对他，这四年中每到特殊的日子他偶然会对这件事情感到好奇。况且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再清楚不过。余清修走过去跟周仲微打招呼，大力地拍了他的肩膀，笑着说：“仲微你行啊，怪不得这么久都不跟我联系，原来是有美人做伴了。”

周仲微回过身，轻挑了眉毛也给了他肩头一拳，笑得闲散：“咱俩到底是谁不联系谁啊，你只怕比小蜜蜂还要忙个千倍百倍，四处采花盗蜜，我压根就找不到你，你还好意思恶人先告状。”

余清修弯眉笑着正经解释说：“被发配到S市没办法，竟然在这遇上了，择日不如撞日，一起吃顿饭吧，我请。”

周仲微亦是眉舒目展地笑起来，呵护地拉了姜非浅过来。余清修用眼神扫了下她，显然她是听出他的声音来了，迟疑着转了身。

四年前，这样伸手拉着她的人是余清修；带着她来看双年展的人是余清修；对她百般宠爱千分疼爱的人是余清修；让她甘心沉沦在谎言里不肯醒来的人是余清修，可是最终将她的心狠狠践踏让她的感情血肉模糊的人亦是余清修。躲了四年终于还是要遇上的，自己眼角的纹路都多了起来，可是那个男人临风依旧，岁月落在男人的脸上是沧桑，落在女人的脸上就是苍老。就好比是刀疤，搁在男人脸上能卖个好价钱，说他是故事的人说他是勇者是武士，放在女人脸上恐怕就是惨不忍睹要被人说成是丑八怪的。你看，多么不公平。可是，就算是隔了四年，仍然是这样一眼就能把他看到心里去，那男人天生的英气，满满占据了她的视线，只是心底隐隐作痛，并且越来越痛，全身上下都是心跳。四年的时间，连信誓旦旦都能转眼随风而散，活物早就变成了化石，自己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少女，不再是那个刚出了象牙塔以为世间万物皆美好无比的天真女子。早已心如磐石，百毒不侵了。

所以很快就定了神，从容接招。姜非浅无视余清修的凛冽目光，回给周仲微一个温和的微笑，柔声问：“你朋友？”

“你朋友？”几年前也这样问过魏来。只不过那时候她是一副纯真的表情，脸上有着婴儿肥，凝脂般的肌肤，星星点点的明眸，并不是多美丽的人，只是单纯的微笑让见了的人一时屏息，让余清修为了她那样一个微笑而决意沦陷。那一次是姜非浅记忆里的首次照面，但不是余清修的第一次，见到她之前就已经爱上了她的笑容。实话说来，那不过是他计划好的相识，他想认识姜非浅，疯了一样想认识她。所以郑重拜托了魏来，策划了一场偶遇。

余清修站在落地窗前又是一阵莫名的怒气冲顶而来，将玻璃杯重重地摔在脚下，“啪啦”一声尖锐无比，玻璃易碎，声音虽然清脆却也寂寞。他身后裹了浴衣的女人被吓了一跳，慌忙跑过来，尖声问：“这是怎么了？”

他懒得转身去看，带着厌恶地说：“你走吧。”

女人柔声软语地哄他说：“不就是摔了个杯子嘛，我帮你扫了它，别生气了。”

他最见不得这样讨好般的低声下气，“滚”就要破口而出，仍甩了手只说：“你走，我想清静清静。”

大门被关上了，顺便把“咔嗒咔嗒”的高跟鞋声隔在了门外，果然清静了，可是，他心里还是不得舒坦，如何能舒坦呢。他最最不待见低声下气，却总是在想如果姜非浅能够对他低声下气一次也不至于到今天这局面，也不至于四年后看到她另结新欢会心有不甘。人就是喜



欢犯贱，这是老生常谈了，越是得不到抓不着了才越是想要，于是更加明了了得不到抓不着，只剩下气火攻心。

回想起下午时一起吃的那顿饭，算什么呢，演技大比拼吗？他觉得三个人一桌不免显得自己失格，随意接了个电话刚好是个女人也刚好是个美女，就给召唤来了。其实，能被余清修记住的哪一个不是美女，能有他电话的自然更是美中之美的。独独除了姜非浅，不美，也不甚爱他，更不在乎他的爱，记不住他的电话，也从未主动给他打过，即便是他们最相爱的时候她也不曾呼叫过他。所以，归根结底不是相爱，只是他一相情愿吧。可是，他就是放不下，为了自己的一相情愿而觉得不值得，不甘心，为什么他的骄傲要遭到如此践踏！

饭桌上，周仲微和余清修热热闹闹地回顾了相识的历史，三言两语地展望了彼此的将来，他们的友谊是很早前被冠以永垂不朽之名的革命关系。发小，玩在一起，坏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堕落在一起，一个拳头能打出两个伤疤，一个人脸上一个人心上，就是因为这样吧，所以，一个女人也能成功出演两次，一个人过去一个人现在。看得出来，周仲微是爱姜非浅的，他对仲微太了解了，二十九年风雨同舟，不曾见过他对哪个女人用过那么深情的眼神，而那眼神他自己也是再熟悉不过的。这就是冤孽，甲之熊掌，也许隔了时日，成了乙之熊掌，反倒是甲之砒霜了。

这顿饭，和着心里的鬼胎一口一口艰难下咽。席间，他们倒是相谈甚欢，偶然瞥见仲微低下头帮姜非浅夹菜，那画面很写意，英俊的男人和娴静的女人，虽不着一语，却温情昂然。余清修喉咙灼热，“不顾风度”地举了红酒一饮而尽，不顾风度这四个字搁他身上从来都只因为她，姜非浅。身侧的女伴细声问周仲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显然也是个聪明人，看出来姜非浅和他们的属性并不相当，像姜非浅

这样的女人多是浪子回头时的选择，还未玩得意兴阑珊的男人从来不会去轻易招惹。余清修功力尚浅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周仲微一笑，反问：“你们呢？”

女人亦是莞尔，转头对余清修娇嗔：“你看你看，他还不说。”

余清修长臂搂过女伴，低了下颌说：“我们啊。”看着仲微眯起的眼睛，抬头平视他，跟着笑起来：“我也不告诉你。”

姜非浅笑了，余清修却笑不起来了，他想掐死她。

周仲微不紧不慢：“我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跑不出灯红酒绿。”

余清修接话说：“你在灯红酒绿认识的那些红颜知己一个个见不着你，只能我暂时接手了呗，你别是金盆洗手，塌下心来做居家旅行的必备伴侣了吧。”

仲微说：“少胡扯，存心砸我场子是吧。”

清修大笑起来侧头对身边的女人说：“这小子从五岁就开始倾城之恋了，居然还怕我砸场子，是不一样了，长大了。”

周仲微也是大笑，显得慵懒：“我很担心，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啊。”

在大堂外等泊车的人将车开来的时候，仲微想来说：“敬仁说等你回了B市，咱得好好聚聚。”

清修温声讲：“好啊，不醉不休。”

仲微看着他很是不满：“可说好了，酒是不能多喝的，你少给我找麻烦。”

清修揶揄道：“怎么着，良弓藏啦，别啊，满天飞鸟呢。”

不及周仲微犯贫，姜非浅突然望向他说：“余先生，您还真是一点



都没变。”

这话一出口，其余三个人都愣住了。余清修暗暗发笑，刚才装了那么久的路人甲，竟然这个时候忍不住了，怎么，也不先问问我乐不乐意跟你叙旧呢。于是礼貌地问：“姜小姐，什么意思？”

姜非浅淡淡地说：“别误会，就是刚才一直觉得面熟，突然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杂志上见过你。有些人上了杂志就变了个人，你不是，感觉和杂志上一模一样，特真实，难得。”

余清修不得不苦笑，她什么时候学会了笑里藏刀，害他差点乱了阵脚，她还在那里假装好大一棵树。过了四年，功力是大有长进了，仍旧是很好的对手。

周仲微轻笑说：“哦？什么杂志，你看不都是时尚杂志吗，怎么还介绍男人，以后不许看了。”

姜非浅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刚好车开来了，就相互道了别，各自奔了东西。

在车上，仲微见她闷着头，随口问：“没想到会在这遇上朋友，咱俩这关系也不是见不得人吧。”

姜非浅此时心里是有些难受的，把他的的话听了个大概，低声敷衍着：“见得，你的朋友不也是我的朋友吗。”

他乐了：“刚才看你一直走神，还以为你为着什么不高兴呢。”

做贼的人都怕被看出来，所以容易先行紧张。非浅慌忙说：“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啊。”

仲微腾出手来捏她：“丑媳妇早晚见公婆，你这样见个朋友都紧张，将来怎么和我妈抗争。”

非浅白眼瞥他说：“谁说要见你妈妈了。”

周仲微便爽朗地笑起来。

回到宾馆，非浅也是心神不宁。没有想过，到底还是遇上他了，他还是那样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恨得人牙痒痒。多年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四年前离开他时也是如此，今天看来还真的是一点都没变样，原来自己在他心中也就是个过客，恐怕连个涟漪都没有激起过。

自己怎么会这样傻，周仲微说他的革命战友是从剑桥荣归故里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的，就应该问下去他叫什么名字，就应该问他是叫余清修吗。如果那时候知道他们的渊源是不是就不会接受仲微了。可是她凭什么为了余清修那个坏人放弃追求幸福的权利，她此时是因为喜欢着仲微才和他在一起的。

可是，她喜欢周仲微什么呢？

晚上初晓给她来了电话，问：“S市好玩吗，双年展有什么新鲜的货色没有？”

姜非浅有气无力地说：“新鲜货色倒是没遇上，陈年老窖被踢了一坛。”

初晓云里雾里地摸不着头脑，问：“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今天怎么所有人都问我什么意思，我没意思，我特别没意思。”

初晓傻眼了，到底是什么情况，能让姜非浅抓狂。于是关心地说：“是不是周仲微强迫你什么了？你现在住哪呢，不会在他那里吧，你一定得住宾馆啊。”

非浅闷着声音问：“晓晓，如果你在大马路上遇到了旧情人会怎么办？”





初晓说：“你遇上谁了？既然都是旧的了应该没什么吧，你们当初怎么分的啊？”

姜非浅没心情跟她八卦自己的过去，于是说：“挂了啊。”

初晓急得叫出来：“别呀，到底怎么分的呀？是你甩他还是他甩你？要是你甩的他，就算了，当成积德行善了，要是他甩的你，你该得意啊，哪个男人还能比周仲微出色，你就往周仲微怀里一钻，绝对比杀他祖宗十八代还能让人解气。”

姜非浅没了脾气，应付着说：“我们互相甩的。”

初晓长长地叹了口气：“原来你还有这样一段悲惨的历史啊，两看相厌是吧，感情走到那个地步也是够苦难的了。忘了吧，要是我能遇上周仲微给我十个金城武都不肯换的。”

非浅笑起来，嘻嘻哈哈地说：“我换，一个金城武就够了，吴彦祖也行，吴尊也没问题。”

挂了电话，琢磨着初晓的话，两看相厌，是挺苦难的。



LOVE YOUR SMILE  
第二章  
· 初识

本是第二日早晨就该飞回 B 市的，周仲微早早来接她，开门的时候非浅带着浓浓的鼻音问：“就到点了吗？”

听得仲微一愣神，伸了手过去试探，发烧了，并且温度应该不低。不管她如何挣扎，旁人如何诧异，周仲微冷着脸揽了她就往医院奔。开到半路，非浅坚持要下车，反复强调自己没事了，周仲微不理，高烧病人说的胡话有几句能当真。他一手执方向盘，一手握住她双手，来回摩挲像是安慰，又像是哄骗。终于到了医院，她又是死活不进急诊，仲微彻底被激发出强势来，扳着她的胳膊就往里面拖，非浅咿呀着不肯服从，他只好又软了声音哄她说：“我保证不让你打针。”姜非浅半信半疑地望着他，他沉了声音贴在她耳边哄：“要是医生让你打针，我

就把屁股借给你。”她笑起来，这才听了话地跟着往里走。

伤风感冒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发了烧吃几颗校医赏赐的退烧药就能打发，把全寝室姐妹的被子都压在身上睡上一天觉，到晚上就能活蹦乱跳了。现在上了年纪，反倒娇气起来。上次那个伤风就是因为她坚持不去医院，弄得三天高烧不退，幸好周仲微把她绑到医院，不然现在已经没了智商也说不定。所以这次仲微说什么也不能听信她的谗言了，有病就及时治疗，没半点商量的余地。

她伸手在他眼前摇晃着说：“狼来了还能被信上两次呢，你怎么那么脆弱，再信一次好不好？”

仲微根本不理她，按住她的胳膊看着护士把输液的针头插进去，见了回血才仿佛松了一口气。

她闹：“周仲微，你是狡猾的狐狸，下次你要跟我保证把胳膊屁股都借给我，以防万一。”

小护士走到病房门口，“扑哧”笑出来。她又讲：“你看你看，都是你，让我被别人笑话。”

仲微捏捏她鼻子说：“你坐一会儿，我去给你买糖。”

“我去给你买糖”，这个坏毛病其实是余清修给宠出来的，她最不喜欢就是看病打针，总说医院有福尔马林味，无法忍受。为了让她听话打针，余清修总是给她买很多的糖装在口袋里，生病的她跟小孩没两样，两块儿糖就心里甜蜜蜜乖乖任人宰割。

周仲微走后，非浅困意又上来，低着头打着盹，又不敢真睡，万一他跟上次一样迟迟不来，自己再给睡过了，岂不是要早早归西。听到外面有护士小声说：“这是谁的家属啊，什么来头，怎么发烧输液还要进护理病房。”被人把门关上没听到下面的对话。说实话，她不清楚周

仲微什么来头，刚在一起的时候没问，现在大家都那么熟，又不好意思问了，就假装不知道。以前，是她觉得不大有必要知道，不知道的话心里还能踏实些。可是扯上了余清修才后悔，是自己犯了错，早知道也能早有个心理准备。

周仲微很快就回来了，拿了好大的袋子，装满了在便利店买的各种味道的牛奶糖和各种包装的巧克力。姜非浅笑起来：“买了这么多，谁吃得完啊。”

仲微把袋子放到她旁边说：“吃不完留着下次打针再吃。”

她撇嘴：“你就不能念我点好。”

仲微接过她递来的牛奶糖袋子，帮她撕开口子递回去，迟疑了一下又收过去，拿出来一颗剥了皮才伸到她嘴边。看她跟猫似的眯起眼睛，好笑地说：“看你挺喜欢生病的啊。”

非浅撇撇嘴说：“谁喜欢啦，你才喜欢呢。我往年最多是春来秋去的时候感冒一两次，机会成熟了才发一次烧，一般一年一次，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这半年就烧了两回。”

仲微听着她含糊的说辞，笑答：“谁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非浅斜睨着他，半晌把嘴里的糖咬得嘎嘣响，说：“这都被你看出来，我成心折腾你呢，周少爷。”

他就笑起来，笑得特别有风度，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因为带了笑容，显得刚柔并济，有点慧黠的味道，这样的男人，放在哪里都是闪光的人物。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雁荡饭店的包厢，被初晓的哥哥杨笪硬拖进去的。她本来是在大厅里一个人点了清蒸多宝鱼，坐在那里细嚼慢咽。她去的时候不巧，偏厅满了，大厅都是十人圆桌，她一个人占了整张桌子，估计是很打眼的。非浅吃起来一向很专心，听到有人跟



她打招呼，才抬起头来。她是认识杨笕的，初晓嘴里能上蹿下跳的大表哥，有一次他请初晓吃饭她旁听，也算是有“一饭之缘”。

杨笕笑呵呵地问：“初晓怎么没跟你一起？”

她站起来，礼貌地回道：“她有约会，不好做电灯泡。”

杨笕似有所悟的表情，扯了嘴说：“那丫头就知道玩，老以为自己十八岁，没个定性。”这话是极宠溺的味道，非浅浅淡淡地笑起来，没有接话。杨笕随口说：“一个人吃饭冷清，不如进去一起吧。”

她赶忙回拒：“不用了，都不认识。”

杨笕不由分说地拿起她的包，笑得干脆：“认识我就等于认识全部了。”

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忽然理解初晓那个上蹿下跳的意思，一屋子耀眼的男男女女。

见他们进来，有人打趣说：“杨笕这是怎么了，不执著那个宝贝妹妹了？”

杨笕严肃地说：“把你口水收起来啊，这是我妹妹的朋友，姜非浅。”

非浅把一桌人都看了一遍，一笑过算是打了招呼。周仲微就坐在她的正对面，并没有细看，只是他有很深的轮廓，浓重的眉眼想不让人注意都难。她坐下时又望了对面一眼，刚巧他也似在审视着她。那一眼让非浅一时出神，早前也有那么一个人，英气逼人，一个眼神便尽显公子之度。

他们聊着他们的天，她一个人专心吃饭。杨笕好像突然想起来了，放下筷子说：“再给你点条鱼吧。”

她偏过头去回拒：“不用那么麻烦，就要饱了。”

杨笕执意，一桌人都望了过来。她说：“真的不用，我吃东西很随